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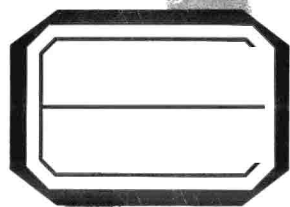


刘玉峰 著

# 少年复仇记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少年儿童出版社  
1341878



# 少年复仇记

刘玉峰 著



# 少年复仇记

刘玉峰 著

邱建军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黎里印刷分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1 字数 97,000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6,000

ISBN7—5324—0023—9/I—11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569 定价: 0.95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旧友新知 | ..... | 1   |
| 第 二 章 | 许家兄弟 | ..... | 4   |
| 第 三 章 | 苦大仇深 | ..... | 28  |
| 第 四 章 | 攻其无备 | ..... | 42  |
| 第 五 章 | 初战报捷 | ..... | 55  |
| 第 六 章 | 区委书记 | ..... | 67  |
| 第 七 章 | 我和金严 | ..... | 81  |
| 第 八 章 | 祸从天降 | ..... | 96  |
| 第 九 章 | 长工钱林 | ..... | 108 |
| 第 十 章 | 回光返照 | ..... | 122 |
| 第十一章  | 翻脸无情 | ..... | 134 |
| 第十二章  | 胜利前进 | ..... | 145 |

## 第一章 旧友新知

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，我的耐心再也无法控制了，我决心再次去找我读小学时的何校长。

远在五年前，那时我才刚满十二岁，何校长就领导我们对瓜皮镇的大恶霸地主进行一次合法斗争。斗争虽胜利了，他却为那次斗争被捕；出狱后，逃到离瓜皮镇五十里外的一个地下党控制的中学里去教书。从那以后，每过几个月，我就要去找他一次，要求他介绍我到解放区去。开始，他说我年纪太小，前几个月又去找他，他说：“我们这里快解放了，留下来我们一起干吧！”现在，刘邓大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横扫了国民党的一切，往时盘踞在我们家乡猖狂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王牌军十一师，也龟缩到百里外的铁路边去了，这下我们这里可算解放了吧！看你何校长还有什么理由不带我正式参加革命！

可是转念又一想，不行，还不能马上走。因为我家中还有一位上了岁数的小脚妈妈，我走了，总不能让她在家挨冻受饿呀！我得给她准备下足够过冬的柴火。这天，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挂两头的心情，背着柴筐，拿着竹筴，

到村边的树园子里去搂树叶。

一阵北风吹来，干树叶在树园里的草地上哗哗啦啦地打着旋儿，随风飞舞。我把柴筐放在树下，立刻挥筢搂了起来，不大一会，身上就热烘烘地快要出汗了。

“向群！赶快收家伙，回家！”

听见叫声，我忙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位二十三、四岁，身穿黑色中山装棉衣，长型脸上略有几颗碎白麻子的人，笑咪咪地迎着我走来。我惊喜地问：“治民！你找我有啥事？”

来人名叫许治民，是我在瓜皮镇读高小时的同学。虽说同班，他却比我整整大上八岁。因为我是在村上跟父亲读完初小，十岁那年到瓜皮镇读高小的；而许治民却是在家只读了几年私塾，年长十七、八岁，由于怕国民党抓壮丁才去读高小的。因此，我是班上最小的一名，他是班上最大的一位。他家离瓜皮镇十五里，我家离瓜皮镇十八里，我去学校要经过他们村子。他这人，外号“十二能”，见人不笑不说话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像亲兄弟一样对我关心的了不得，每次去学校或回家时，他都争着帮我担行李，还要我在他家吃饭。在学校更不用说了，只要谁敢动我一指头，他都要挺身而出，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似的把我护卫在他的卵翼下。他这样关心我，当然，并不是事出无因的，一方面，因为我父亲那时是方圆十多里路仅有的一位村小老师，在乡里间多少还有点小名气；更主要的是，我一进高小，就成了全班的高才生，而他却是样样功课都

不行，虽然站在一起，他比我高半截；可论功课，他得常常向我请教。就这样，两年同窗共寝，到了高小毕业时，我俩已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了。但在对待何校长领导的革命斗争上，我们的态度却有所不同，我是积极带头参加，他是消极回避观望。可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私人友谊，也不影响他与何校长的良好关系。高小毕业后，我考进了县中，他自然落了榜，就到一个私立艺术师范去混了三年，现在我们乡里的中心校当音乐、图画老师。

当时，他见我问，却故作神秘的笑而不答，只是上去背起我的柴筐说：“快走！把柴火放回家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你做梦都想见的人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已猜着了八成，就边跟他往家走，边盘问他：“到底去见谁？是不是何校长回来了？”

他仍是似笑不笑地说：“这是军事秘密，不能和你说，赶快跟我走吧！”

到了家里，他像在自己家一样，把背筐往灶门口一放，回头对我妈说：“大娘！我和向群有事出去一下，晚上不回来了，你不要等。”

我妈这时正在东间窗边的床上坐着纳鞋底。她原以为是我回来了，听见许治民叫她，才赶忙放下鞋底，取下老花镜，下得床来，走出箔篱<sup>①</sup>口，对着许治民和我问：“啥事这样急？天快黑了，再大的事，也得吃了饭去，我这就

---

① 一种用高粱秆编织起的隔扇。

给你们煮去。”

“不！不！大娘！你甭忙，我们真有急事。”说着，许治民就拉我往外走。

我和许治民要去哪里，说走就走，这已不是第一次了。所以，妈妈望着我们走出了门，就嘴里咕哝着什么，回头掀开锅盖，伸手拿了四大块熟红薯，赶到门外说：“剩红薯，还有点温，你们拿着吃吧。”

我和许治民接过红薯，走了几十步，我回头望望，妈妈还在大街上望着我们。我忙摆了摆手说：“娘！外面冷，快回屋去吧！”然后，迎着顶头吹来的北风，走出村去。

一路上，许治民像竞走似的，大步流星地向前奔驰，经过他家许庄时，也没拐弯停步，不知他是故弄玄虚，还是真的急于带我去见一个什么神秘的人。他一反常态，什么也不和我说。他越不说话，我心中越感到好奇，胡乱猜想了好一阵，也得不出个结果来。直到天黑以后，他把我带到了瓜皮镇西边的小程庄村边，我再忍耐不下去了，就紧跑几步，上前拦住他问：“这不是小程庄吗？是不是程志恒回来了？”程志恒是我们的小同学，前两年何校长把他介绍到解放区去了。因为这个村子很偏僻，只有二、三十户，清一色的贫雇农，只有程志恒一个人在瓜皮镇读过书，别的再没熟人，所以，我才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许治民对着我，没有立刻回答，天黑看不清，我猜想他又在对我作着诡秘的笑脸了。略停了一下，他说：“你甭急，我已经说过，这是军事秘密，我不能提前半分钟告诉

你。要见你的人，就在这里。”他用手指了一下村子，又说下去：“等你见了他，一定会大吃一惊的。”说着，他就拉了我一把，向着黑魑魑的房子走去。我心中更加猜疑不定：不是何校长，也不是程志恒，难道说是我们读小学时的女共产党员张明霞老师回来了？

我正想着，许治民已来到一个小巷子口，被一个从黑影中窜出来的人拦住了：“谁？”声音轻得我刚听见。许治民忙应了一声，和那人交头接耳地咕哝了几句，我们就从那人身边走进小巷，很快，进了一个小院。天很黑，院子里的东西看不清楚，只见三间朝南的屋子里，亮着灯火，西间里有人在说话。

许治民把我带到东间里。那是一间普通的农村住房，里面有简陋的破桌凳，窗边的条桌上放一盏煤油灯，桌边有一张长条凳。我半立半坐地靠在了条凳边，正想开口，许治民却轻声地说一句：“你等一下，我就来。”说罢，他回头走到西间去了。

我悄悄地把目光跟着许治民向西间一望，只见一屋子庄稼人，正在听一个外乡人讲话。许治民一走进去，讲话声停止了。接着传来一声在我听来感到十分震惊的问话：“赵向群请来了？”这显然是那个外乡人的声音。他“请”我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！

我正狐疑之间，许治民已带着一位身材高大的人向我走来。到了我面前，他先对着我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要见你的是我们区新来的区委书记金政委，这位就是。”说着，他把

身子一闪，我面前出现了一位大高个，足足比我高一头，瘦长脸、高颧骨的人，虽然深秋夜寒，他却仍穿一套灰色的单军装，戴一顶八角帽，由于高兴，笑得两眼眯起，颧骨特别显得红润亮堂。他先亲热地望了望我，接着就用尖脆的山东口音叫一声：“赵向群，我终于把你请来了！”

他的出现，使我感到意外；他的风度与所说的第一句话，使我茫然不知所措。这时，他大概看出了我的不安与惶惑，便上来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欢迎你，想不到你来得这么快。你在这休息一下，和老许一起吃点东西，等开完会，我们再谈。”说完，他就像来时那么突然地又回到西间去。许治民也跟着出去弄饭去了。

这一意外的会见，匆忙得连让我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，我感到这位金政委实在有点太“那个”了。他不像我们何校长那样温和慈祥，也不像张老师那样沉静稳重，更不能与许治民那样八面玲珑相比，他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。他干净利索，直言不讳。不知为什么，这样一次简单的会见，我竟对他有些喜欢了。

不一会，许治民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芝麻叶汤面条，我们吃着面条，他低声向我介绍了金政委的一些简单的情况。金政委名叫金严，山东省老解放区的人，从小父母双亡，被生活所迫，当过十多年长工；日本鬼侵略中国后，他才参加了革命，那时，他已经三十多岁了。参加革命前，他一个大字不识，现在，竟然能看书报、记笔记。他这个人，样样都好，就有一点很特别，那就是讨厌知识分

子。讨厌么，当然并不是一般的看不起或不尊重，讨厌就是讨厌！许治民从老同学的立场出发，要我提高警惕，免得引起金政委的不快，自讨没趣。

不知为什么，对许治民的好心告诫，我却感到有点不是味儿，随即不由自主地反问了一句：“这些，你是听谁说的？”

“听谁说的！何校长呗，还能有谁。”许治民似乎没有觉察到我的不快情绪，他仍是那么洋洋得意地表现着他比我早参加几天革命的优越劲儿。

“何校长！你看到何校长了？”我一下子被转移了目标，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何校长的近况。

许治民更加神气地说：“这我还没告诉你，是何校长从军分区带老金来的，他们已来了七天了。三天前，何校长派人把我找来……”

“何校长现在在哪里？”我打断了许治民的话，紧追了一句，内心里不禁产生一种妒意：何校长竟先找许治民而不找我！

许治民诡谲地挤了一下眼，得意地笑着说：“这又是军事秘密，暂时不能告诉你听。”

我感到许治民有点发癫了，咋有那么多军事秘密，分明他是在故意逗我。我正想对他发作，他却用手指了指西间说：“散会了，金政委要找你了。”说着，他端起我们吃过的面条碗跑了。

我抬头一看，果然会已散了，人们纷纷向外走去。人

声一静下来，金政委就出现在我面前，仍是那么笑眯眯地说：“吃饱了吗？坐下来，咱俩谈谈。”说着，他就与我对面坐下，掏出小烟包，卷了一只喇叭筒，点着吸了一口，望着我说：“你的情况，我全知道了，县委给我作过详细介绍，老何同志也和我说过。大家都说你很聪明，读小学的时候你就当过学生运动的头头，在你们瓜皮镇方圆几十里的青年学生中，大家都很尊重你。不过，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：和我打交道，首先你要知道，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看不起知识分子；不明白这一点，你就无法和我相处。为什么我恨知识分子？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和你说，今天只是要你知道有这个问题，以后碰到它，你就不会感到太意外了。这个问题，县委已经提醒我注意，你们‘中州自古多文人’，要我决心改正这个缺点，我也向县委作了保证。不过，保证是一回事，彻底改正又是一回事，这点你得谅解我。因为，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，把这个区的工作搞起来，按你们知识分子的说法，我们要同生死，共患难，所以，今天第一次见面，我得让你知道我的缺点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把已经熄灭了的喇叭筒丢掉，突然转了一个话题说：“好了，我要作的自我介绍完了，现在，该说你的了。我得考你一下：你为什么要干革命？”

“要报仇！”我没加多想，就随口而出地答了这三个字。

“哈、哈、哈！”金政委发出响亮的笑声。然后歪着头，很有风趣地说：“好，报仇！向谁报仇？咋个报法？”他用浓重的山东腔，竭力学着河南话说。

“你说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，我还是要简单地向你说一下。读小学时，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一个，读初中时，我已成了整个城北写文章出了名的‘才子’，十三岁就有人请我写祭文。我抱着极大的希望，希望像我父亲那样，做个正直的人，多读几年书，能对社会、对人生有点贡献。然而，初中还没毕业，日本鬼来了，我父亲被国民党乱兵抓去抓走，听说被打死在外面，我们家也在短短的两三年内，被村上的恶霸地主搜刮得几乎把十几亩地卖光了，我也被迫失学，连过去订过婚的未婚妻都退了婚。你想想，这样一个社会，好人还能活下去吗？我说的报仇，首先就是要打倒我们村上的地主恶霸，然后，再打倒蒋介石，彻底摧毁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。”我一口气讲了这一大套。

“好！好！你讲的好！可是，以后呢？革命胜利了，以后怎么办？”金政委高兴而严肃地紧紧用眼盯着我，要我回答他的新问题。

“以后……”我想了一下后，说，“以后，革命胜利了，样样都好了，我就当老师，教国文；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就写文章，当个作家。”

大概是因为我尽说些与知识分子有关的话，触动了金政委的忌讳，他收敛了笑容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又卷了一只喇叭筒，点着吸了一口，才放慢语调，却很坚定地说：“不！你的想法不对！干革命要干到底，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！不能全国革命胜利了，就拍拍屁股不干了，躲到学校去教书，去写文章了！我们还要搞共产主义，任

务还艰巨得很！”

显然，他不认为教书、写文章也是干革命，当然，我也毫无保留地认为他讲的完全正确，勿容置疑。因为我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，我怎能不听他的呢？不仅要听，而且我还想：他的话对我来说，好像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的人，一下子被捅破了窗纸，射进了阳光似的，我感到一条金光大道，眨眼冲破了黑暗，展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忙向他表示：“金政委说得很对，我定要革命到底，永不回头！”

也许我的反应太快了，也许我的保证太知识分子味了。金政委听了我的话，不但没有丝毫赞许与肯定的表示，相反，他的双眉皱紧了，脸色顿时变得十分严肃，隐约可见一股不快的阴影笼罩着他的面容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低头认真地卷起烟来。我心中感到有点迷惘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阵脚步声传来，许治民带着另外两个人走进门来。金政委忙站起来，迎了出去，我也跟着站起，向外走去。

“向群！你看，谁来了？”许治民先挡着背后的两个人，故弄玄虚地给我打哑谜，然后，将身一闪，背后的人对着房内射出的灯光，清楚地出现在我面前。

啊，是我日夜思念着的何校长！在他身边，站着一位中等身材，圆脸短发，身着黑色洋布小大衣，和我年纪同样大小的姑娘，她就是我读高小时唯一的一位女同学，何校长的侄女何小英。我不由一阵惊喜地叫道：“何校长！何小

英！”跟着向何校长扑去。

何校长忙握住我的手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！咱们大家一起干！”

何小英羞怯地笑着向我点点头，没有吭声。

金政委站在一边，望着我们这久别重逢的师生，脸上也展现了笑容。等我们亲热了一阵后，他望着我和许治民、何小英说：“你们何校长已被任命为我们区的第一任区长，以后，大家不要再叫校长了。”这又引起大家一阵欢笑。

我们走进东间略叙了一下别后之情，金政委就悄悄地招呼何校长出去了。屋里只剩下我和许治民、何小英三个老同学，我们就毫无拘束地高谈阔论起来。

大家很久没见面，现在革命这个大目标把我们又聚到一起了，都兴奋得不能自己，话题一会东一会西，但都没有离开对今后的美好憧憬这个大前提。

正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，金政委同何校长从西间走了出来。何校长向外面走去，金政委走到我们面前说：“立刻转移，准备出发！口令是‘革命’，回令是‘到底’。”

许治民与何小英比起我来，都算是“老革命”了，我只能算是一个刚入伍的新兵，一切听从他们安排。我们很快作好了出发的准备，就跟着金政委走出巷子，排好了队，由金政委与许治民领头，我和何校长排在最后，何小英在我前面。出发前我悄悄地数了数，一共十一个人，六条步枪，金政委与何区长每人一支手枪，我和许治民、何小英是赤手空拳。

出村向北走，冷嗖嗖的北风迎面扑来，阵阵寒气逼人。但是，我并不觉得冷，走向革命征途的兴奋劲儿，使我感到浑身热乎乎的。

夜深了，除了我们沙沙的脚步声外，四周像死一样的沉寂，村庄在沉睡，人们都进入甜蜜的梦乡，而我们十一位革命战士，为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，却在进行着深夜转移。想着这些，我的心在微微颤抖，周身的热血在滚滚翻腾。在学校里，我们常常为“什么是幸福”而争得面红耳赤，却不能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；现在，我明白了：我此时为革命事业而奋斗、奔走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“向后传，小心，上坡了！”低声的传话，从前面一个个向后传来，何小英传与了我，我又传与了何区长。很快，我们爬上了村北的青龙沟大堤，转了个弯，顺大堤向东走去。我想，大概要去瓜皮镇了，又要看到我的母校瓜皮镇中心校了。然而，约摸走了两里多路，前面又传了话来：“向后传，小心，下坡了。”接着就下了大堤，向南走去。

就这样，转弯抹角，到鸡叫两遍时，来到了许治民的村子许庄。进了村，随着一阵狗叫，金政委与许治民，很快把包括何区长、何小英在内的全体同志，分头安排了住处。眨眼间，人全不见了；最后，只剩下我和许治民两个人，他轻轻地拉了我一把，一声不响地走进他家的大门。我原以为他要把我带到他的住房里去，然而这次却没有，他把我带到了他的牛屋里。原来，何小英已被安排在他老婆那里了。

许治民家有两个院，东院是个四合院，全家吃住在那里；西院只有两间牛屋，一间是牛铺，一间住人，平时是他父亲在那里照顾牛马。这天晚上，我们走进牛屋时，屋里大方桌上点着灯，床上是空的。许治民虚掩了门，回头对我说：“我父亲回东院睡了，咱俩就睡这里，天快亮了，你也跑累了吧！咱们赶快睡吧！”

我还没回他的话，只听牛铺上面的棚子上，吱吱作响，我忙警觉地抬头望去，许治民也不由地抬起了头。我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像旧小说中描写的剑客似的，棚子上倏地跳下一个人来。我本能地向后一退，一时惊呆了，靠在门上，既没叫出声来，也没想到夺门而出。